乡音难忘

廖元仲

有两件事,我终生难忘。

1966年秋,我与几个同窗好友结伴,从南国边陲廉州去北京,一切都感到新鲜。在招待所歇了一夜,第二天清早,大家匆匆啃了两个馒头,就迫不及待到处去走走。看天安门,看金水桥,看王府井,看颐和园。走了大半天路,到下午三点,肚里水米未进,又饥又渴又累,我们商量找点吃的。可走了半小时,也找不到卖吃的地方,最后在王府井附近看到一间水果店。走近一看,有苹果卖,用两个柳条筐盛着,但质量很差,又瘪又带水印,看来是卖了多时剩下的。同伴中有人说:“不买,太差了。”又有人说:“饿扁了,渴死了,差也要买(饿扁了,渴死了,都是廉州话。前者是极饿之意,后者是极渴之意)。”

我们讲的是廉州话。守店的大姐一听,马上用廉州话问:“你们家乡是广西合浦廉州的吗?”得到我们肯定的回答后,大姐提高了嗓音,激动地说:“我一听你们讲话就知道你们是廉州人,我是你们的老乡啊!”由于激动,大姐的脸泛起红晕。大姐三十来岁模样,人不高,双眼皮,瓜子脸。她接着自我介绍姓孙,家住廉州大北街。随即,孙大姐转身到商店里屋,端出半筐好一点的苹果,让我们挑拣,还提来一暖水壶开水,倒了两口盅给我们。原来孙大姐1952年在廉州中学读高二时,应征参军入伍,后转业安排到北京果蔬公司工作,并在北京成了家。孙大姐说,她已有十四年未回过家乡廉州了。

我们挑了十二只苹果,每人两只,大姐帮洗净后,便大口吃苹果,大口喝水。孙大姐笑眯眯的,静静地凝视着我们,一副爱怜的模样。待我们吃喝一会,大姐才问起西门江、钟鼓楼、北河塘、廉州中学的情况。我们几个都是廉州人,又都在廉州中学上学。听了我们的回答后,孙大姐微笑得更灿烂了。游子在异乡的日子,乡音是心灵的籍慰。当乡音在耳边响起,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,瞬间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那时孙大姐的心里,家乡故土的风貌,肯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,好像看到了熟悉的面孔,看到了西门江,看到了钟鼓楼,看到了廉州中学的教舍,听到了上下课的钟声,心灵得到了欣慰,笑脸更灿烂了,红晕铺满了脸颊。果钱是三元两角,付款时,大姐执意帮我们付款,我们不同意,几经推让,但大姐非常执拗,我们只好作罢。当时我年轻,大姐帮付款之举,虽感动,但感受不深。待人到中年,特别是晚年,每每想起大姐此举,心里十分感动:那时人们的工资很低,大姐作为商业单位的职工,每月工资顶多是三十几元,却乐意帮我们付三元二角果钱。三元二角钱在今天算不了什么,但那时可不是小钱。要知道,那时城里人每月的伙食费才四五元钱啊!我们几个与大姐素昧平生,有缘在千里之外的京城相遇,是一口乡音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激发出大姐心中的乡情,为几个小老乡解囊。乡音的力量就是这么神奇!

还有一件事,令我至今回味。

1997年夏,北海市作家到海南采风,我有幸参加。行程的第三天,我们来到五指山脚下的通什市(现五指山市),参观黎族博物馆后,下榻于市政府招待所。第二天,我与文友易佳早起,尚未早餐,我俩便横过马路,到对面街散步,边走边用廉州话聊天。经过“洪记”饭店时,只见一位六十出头,理着平头,身体壮实的男人坐在门口,下巴拄着水烟筒,不时望望我俩,又不时侧着耳朵听我俩说话。待我俩沿路折回时,只见这男人嚯地放下水烟筒,快步走到我们面前拦住去路,用廉州话问我们:“两位同志是广西合浦廉州一带水的人吧?听你俩讲一口地道的廉州话,来通什有何公干?”他这一突然举动,让我俩错愕,我俩都不答话,只用眼睛盯着对方。见我俩不回答,男人提高嗓门说:“我是合浦党江九坡人,姓洪。估计你们也是那带水人!”一口乡音,解除了顾虑,我俩从错愕中回过神来,回答道:“我俩是广西合浦廉州人,是来海南采风的。”这男人听说后,上前紧握我的手,用力摇了摇:“我猜得不错,正宗老乡,正宗老乡!”接着又自我介绍:他1956年参军,在部队近十年,后转业到五指山农场工作,现已退休;“洪记”饭店是他儿子开的,他帮儿子打下手。洪叔知道我俩还未吃早饭,执意留我俩在店里吃。易佳说:“我俩在招待所有公派早餐,不用麻烦了。”不由分说,洪叔拉着我俩到饭店餐厅坐下,呼唤儿子与我俩相见,他用廉州话叮嘱儿子:“煮三碗汤粉,多放些料头,不放辣椒,廉州人吃不惯辣。”洪叔讲,他儿子不会讲家乡话,但能完全听懂。洪叔的儿子很有礼貌,向我俩点头微笑后,就转身回厨房去了。

洪叔问:“你俩到过党江吗?那里土好水好,是养人的好地方。”我回答说,我曾在党江螺江插队务农,也在那里教过书。易佳说,他经常到党江搞文化工作,九坡村也到过。洪叔又说,他离开家乡四五十年了,双亲早逝,偶尔清明节才回家一次,每次一二天。隔山隔海,千里路程,一年三百六十日,难得听到一次家乡话,难得见到一次故乡人,今次遇见你们,感到太亲切太激动了!他又说,听到乡音,唠唠廉州话,就好似回到故乡九坡,仿佛听到儿时母亲呼唤他的乳名,听到父亲驶牛耙田的吆喝声,看到祖父在门前弓背树下抽水烟筒的情景。

是啊,远离故乡的游子,根在故乡,血脉与故乡相连,乡音就是一条撕不断的纽带,是岁月深处温暖心灵的源泉。

三碗热腾腾的汤粉端上桌,碗里一半是猪肝、瘦肉、粉肠,一半是湿米粉,主人太盛情了。餐后,易佳掏包付款,洪叔坚决不收,趁他俩推让之际,我把三张十元的票子压在碗下,道谢辞别。还没走出多远,洪叔手拿钞票便追了过来,直往我裤袋里塞,并说:若不收下,就太小看他了。我想,还是收下吧,若不收下,洪叔会难过一辈子的。洪叔又紧紧握了握我俩的手,把我俩送到市政府招待所大门口。临别时,他反复用廉州话叮嘱:若再来通什,一定要到他家作客。

我俩是匆匆过客,洪叔是他乡游子,一口乡音,让我们陌路相逢,成全此段佳话。乡音的魅力太神奇了!

珠浦人文探寻 188

野趣

夏浅胜春最可人

甘智勇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岭南的早春固然喜欢,但我更爱岭南的初夏。岭南的早春气温太冷,但谷雨一过,随着布谷鸟声声催唤,绿茸茸的夏天便全面出场了,此时的气温不温不火,恰到好处。

“杨柳引教荷芰绿,海棠让与石榴红。”浅夏之美,在于颜色的次第更新。这个时节,岭南的乡村,最不缺的是果花瓜豆。你瞧,和风细雨中,缀满枝头的荔枝忍不住爬过墙头,脸涨得红紫交加,在柔风的轻拂下,眼睛还眨呀眨的。李子、桃子、枇杷、杨梅……也不甘示弱,有的还舍不得脱下那青衣,有的已换上了黄灿灿的铠甲,有的迫不及待地穿上红白相间的连衣裙。

浅夏之美,也在于故土那久违的乡音。我离开乡土到城里生活,已二十多年。乡村是城市的母亲,城市是乡村的儿女。我偶尔也会回老家住上一两晚,父母在的时候,跑得更勤。乡村的夜似乎比城里的夜黑得早。卧在老屋的床上,总是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。半个月亮爬上来,窗外风吹稻禾隐约有声,蛙鸣不绝如缕,远巷几声隐隐的狗吠声,益发显出夜的宁静。如果是下雨天,瓦檐雨线击打石阶的声音,瞬间就把思绪拉回了昨天。不知过了多久,随着鸟儿的第一声啼叫,我便醒过来了,淡淡的晨光映在窗纱上,村庄里的声音慢慢鲜活了起来。

在老家,我喜欢到门前的白沙江边走走。白沙江发源于大容山北麓的天顶岭,在公路还不太畅通的时候,这条江是县内重要的水路要道,南河的物资多经此水路运输。货船从老家往北发往大新、大安、武林,与浔江汇合,折东后便往梧州的西江、广州的珠江奔腾而去。但自我懂事起,此江流水已变得状如小溪,但水流清澈,江底的鹅卵石、鱼虾历历可见。孩提时,这里是我们嬉水的好去处。近代诗人甘曦的故居与我老家一巷之隔,在他笔下,白沙江之夏,有一股清新俊逸之气:“系艇溪头俯浣纱,盈盈十五髻盘鸦。子规啼处花如锦,侬在花荫第四家。”(甘曦《武林舀水词之一》)

浅夏之美,最让人回味的当然是留驻舌尖上的美味。不必说肥美的江鱼河鲫、五色夺目的糯米饭和粥米菜,也不必说香甜爽口的荔枝、甜酸适中的杨梅、腌罐里的豆角黄瓜和藕节笋根,单是松木菌滚汤这道素淡美食,就让我垂涎欲滴了。

我家乡的山虽不高,但多,山上长满植物,茼麻、小蓟、蛇床子、曼陀罗、鬼针草、车前草等都有,松树、肉桂、山茶花、栎树、紫薇等也不少。采松木菌得到山上去,松木菌是长在松树林里的一种蘑菇,呈灰白色,暮春和初夏去采摘,一般不会空手而归。松木菌受了雨水或者布谷鸟的诱惑和呼唤,在粉里透白、点点黄蕊的稔花旁,在金黄色的松毛中或蕨薇的草丛里……争先恐后地冒出小脑瓜,菌朵未开时,像一把锤子,开放后则如一把小雨伞。

菌最常见的吃法是煮汤。把摘回来的菌子洗干净,放到锅里,先用油和少许姜爆炒至六七分熟,然后加水煮开,再放些盐和少许瘦肉调味。临上桌时,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放些葱花和几条芫荽。吃着鲜香无比的肉菌,宋代诗人汪藻的诗句便闪了出来:“争啖肉菌美,共品天花尊”。

四方食事,盛的不过是一碗温香沉沉的乡愁。舌尖的记忆,尽是童年时的味道!

记忆花开
周文静 摄

江水青青 徐芸 摄

寻常事

电梯间的守护

彭 娇

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着点滴,目光不经意间掠向几米外的电梯口。电梯门开合时,我看见一位穿白大褂的电梯管理员正微微弓着腰,一只手指尖轻轻按在电梯按钮上,另一只手护在门框边。

她面容清秀,胸前的工牌随着动作轻轻摇晃。当几位拄拐杖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近电梯时,她跨出一步,搀着最右侧那位爷爷的胳膊,说:“陈大爷,您慢点,电梯里给您留着位置呢。”她侧身用后背抵住即将闭合的门,直到最后一位老人站稳,才轻轻按下楼层键。

输液管里的药水静静流淌,我望着这一幕出了神。电梯金属门框闭合时的“咔嗒”声常让行动不便的老人慌神,我昨天就看见张大爷对着不停开合的电梯门手足无措。但是,今天再看到他时,他却一点也不慌张了,正和电梯管理员搭话:“你天天在这儿守着,腿不酸吗?”“这是我的工作啊,是医院新添的‘电梯护航员’岗位。”“您要是有什么困难,随时呼唤我们,我们随叫随到。”她轻声细语地和张大爷讲话。

打完点滴时,电梯口正好来了几位拎药袋的老人。她又从电梯里出现了。我看到她蹲下身子帮一位奶奶调整轮椅脚踏板,然后动作自然地把老奶奶护送入电梯。

离开医院时,电梯显示屏的灯闪烁着“6”。我知道,她陪着搭乘电梯的人上到了六楼。这样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平淡无奇,但可以想象,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,在她的陪伴下,会安心许多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这不正是一种温柔的托举吗?

人生路上

一个与海洋的约定

李建桥

我的生活里充满着大海的元素,还在娘肚子里,我就与海结缘了。妈妈说,她怀我的时候,每天晚饭后,都要挺着大肚子去我家附近的海滩,在洁净的海水中走上一千多步。上三年级时,个子刚够爬上阳台,我就常爬上去看不远处的海,数北海市区北面廉州湾海面上的船影。直到上大学前,我的生活轨迹,除了几次短暂的假期外出旅游外,大都是在离大海几公里的区域里生活。

想不到的是,我会到一个离海更近的地方读大学,校园东边紧挨着大海。

新生报到的开始时间是上午十点,那天,我和爸爸九点就到了。因为去得早,我们先到校门口外的海边转转。在海边,我们看见一个学生站在浅滩的海水里看海、拍海,走近了,才发现他双脚陷在滩涂的泥里。这里的海滩是泥质的,这让我有些失望——与我经常去的北海银滩不一样,北海银滩几乎全是雪白的沙。而且,当时的海水比较浑浊,看不出有什么别的色彩。

他告诉我:“来学校前,妈妈讲大海的色彩最漂亮。但现在,你看这海水,和她心底里的大海色彩差别太大了。”

作为进校前认识的第一个同年级同学,我俩留了手机号,加了微信。我们不是一个系的,分宿舍时,我被分到看不到海的靠小山岭的西边,而他如愿分到了能看到海的东边宿舍。他坐在宿舍的床上,就可以看到大海,真是妥妥的海景房。遗憾的是,住进宿舍连续几天,他看到的海水,仍然是泛黄、浑浊的,以致他都有些失望了。

虽然他学的专业是经济管理,但并不妨碍他很快成为一个海洋粉丝。他参加了学校的海洋社团,不到半年,就可以把很多海洋现象讲得头头是道了。有一天,他突然发了一条语音给我,叫我快看他拍到的海景,“蔚蓝色的海出现了!”然后,他告诉我,海洋呈现的颜色,由诸多地理和气象因素决定,出海口附近的海域受近岸水流和海洋环流影响,会呈灰黄色。只是平时,人们对大海的认识是“蔚蓝”,然后看到大海下意识地向往“蔚蓝”,以为蔚蓝才是常态,其实是不对的。

“有机会到我们北海看看,我们那里的海,很多时候都是蔚蓝的。”我说。

“我当然知道,现在我对你们北海的海,肯定比你了解得还要多。”他一脸自豪,给我翻看他收集的关于北海海洋情况的资料。其实不光是北海,他给很多沿海城市都建了档,分了类,平时只要收集到资料就往文件夹里存,大半年下来,他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海洋迷。他拉我进了他们的海洋群,大家在群里经常就海洋方面的问题讨论、交流。他知道的海洋情况,比我多太多了。

有一天,我去他宿舍,见他正盯着窗外的海发呆。我问他:“放寒假的时间就要到了,你要回家吗?”

他说不回去了,妈妈会过来。他妈妈觉得寒假时间短,他回去不如她过来,反正妈妈是一个人生活,到哪都方便,就干脆过来和他一起度寒假、过年了。“我妈没出过远门,一直在沙漠边生活。除了湖泊和黄河,她没有见过其他的水域了。在她眼里,大海和湖没有什么区别。”他跟妈妈说,南方的海冬天不会结冰。他想让妈妈来看看南方的海。他讲,“如果这海一直清亮、蔚蓝,该有多好呀。”

交往多了之后,我俩成了好朋友。有一天,他跟我说了他家里的事。高考分数出来后,他爸爸和妈妈就分手了,爸爸跑去了海南,但妈一直希望能和好。他在他们中间,充当了弥补关系的中间人角色,虽然目前还没有成功,但他一直努力着。

“我爸现在生活在海边,我也在海边,真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相约海边,重新开始。我是真心希望啊,在这里,在海南,或是在你们北海,都行。昨晚我跟我爸发了信息,说了好多话,现在就等着他回复,我感到我爸情绪有些平稳了。”他说话的神情,有些像窗外的海,平淡、沉深。

现在我理解他了,他心中有一个结,他想把爸妈再牵到一起。真心祝愿他这个约定能变成现实,希望哪天,我能从他发给我的视频里,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在海边漫步!

踏游记

齐云山赋

郭名德

诸广山脉,巍巍齐云。奇峰耸立,崔嵬峥嵘。东毗上犹南崇义。桂东普乐西北凭。国家自然遗产,奇峻清幽翠屏。擎天捧日,昂首苍溟。四章之赋,援翰寄情。

赤霞千里,红日东升。星火燎原起,铁马嘶风惊。伟人挥师旌旗奋,朱总横戈湘赣行。新庄夜宿,篝火映旌旗之影;十八垒前,松涛和鼓角之声。游击三年,方维夏仙背洒热血。丛林百里,赤卫队诸广穿越行。风餐露宿,涧水险径。江山不负英雄色,总把丹心照汗青。

翠微毓秀,造化钟灵。三千界蓬瀛咫尺,九万仞阊阖天扃。梅瀑悬素练,溅珠成霰;群仙观云海,叠浪翻腾。春鹿饮涧黄斑隐,夏雉梳羽亮锦翎。杜鹃迎曙,绛霞映其百岭;铁杉擎宇,苍龙欲跃飞腾。石冰臼,窟窿暗藏冰河纪。雁阵飞,秋声写就五彩情。冬冰垂晶帘百丈,雾凇林花绽万琼。崖畔温泉,蒸暖山中百草;紫霞晚照,熔金峰顶佛灯。负氧洗髓,清泉涤心。王维之辋川,同此方其胜景;嵇康之竹林,未足喻其幽宁。

万壑吞吐,千溪纵横。峰如五纪冰川琢骨,谷似九渊雷斧斫形。齐云仙寺,石殿烛亮祭香绕;炎帝圣像,栩栩天然活神灵。碧潭仙女戏绿水,河中石龟问前程;仙桥飞渡,七夕牛织相会;三丰试剑,常诵道德真经。花岗岩层书地史,草甸土纹纪天龄。银杏果实,犹存侏罗梦;红豆缀枝,尚有相思情。长苞杉密甲排云,恍若秦皇列阵;伯乐树孤标傲世,恰似屈子吟行。春风湘赣界,天和大地新。

三省烟霞收眼底,八县鸡犬接云亭,矿脉潜龙,钨锡灿星斗之彩;候鸟迁途,羽翼蔽朔望之星。背包客穿雾如鹿跃,摄影者露宿待天明。春采蕨而歌情调,秋斫笋以酿浆清。恍悟色空,佛光现顶;虹销雨霁,顿消劫尘。飘飘若仙齐云海,聚此嵯峨豪气生。其奇险,砺人坚韧不拔之壮志;其雄浑,养人浩然磅礴之精神。

仰止高山不墨千年景,俯察流水无弦万古声。沧桑铭其骨,风华耀宇瀛。嗟乎!天下齐云山,实乃养怡之福地,康乐之殊名也!